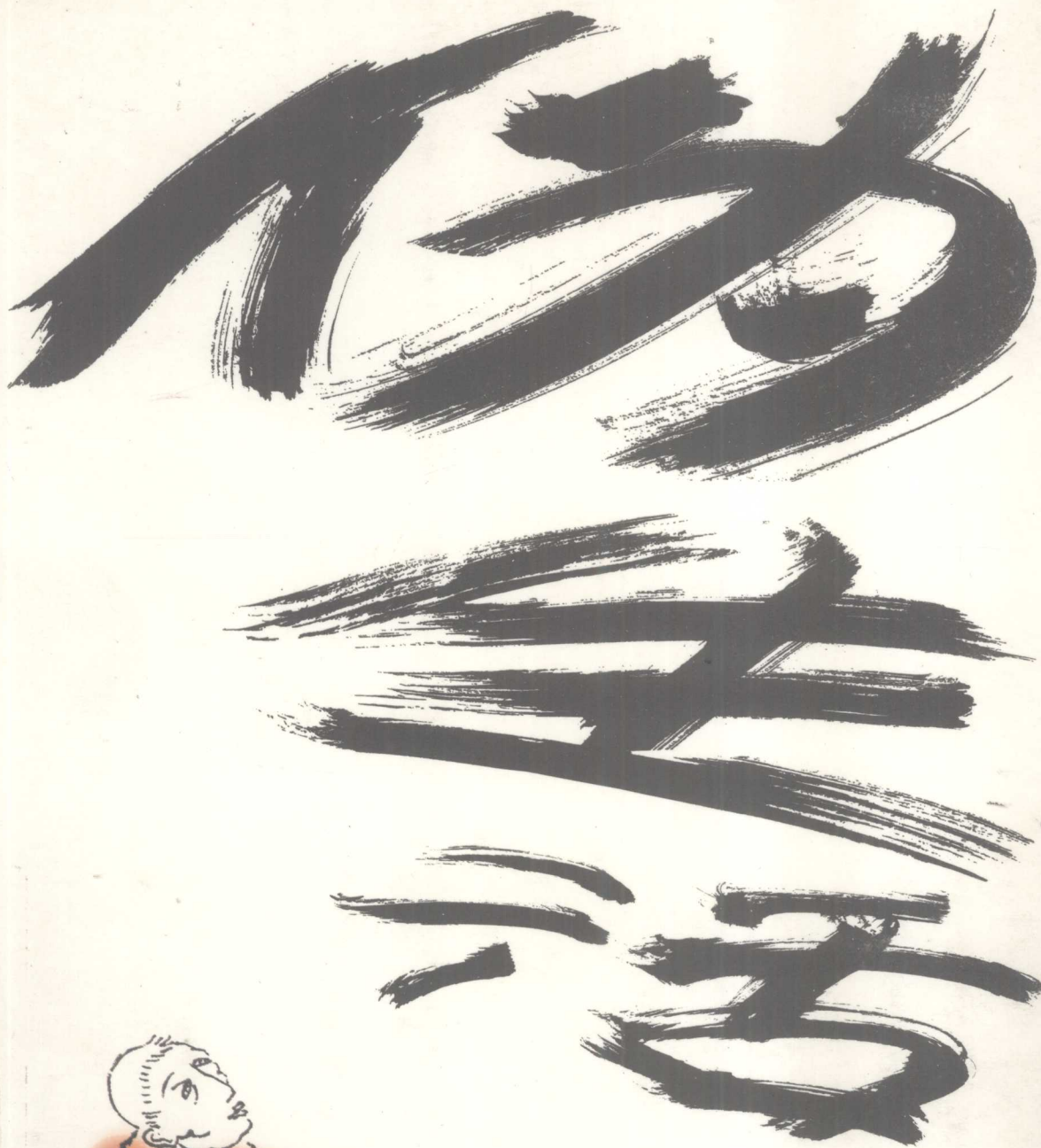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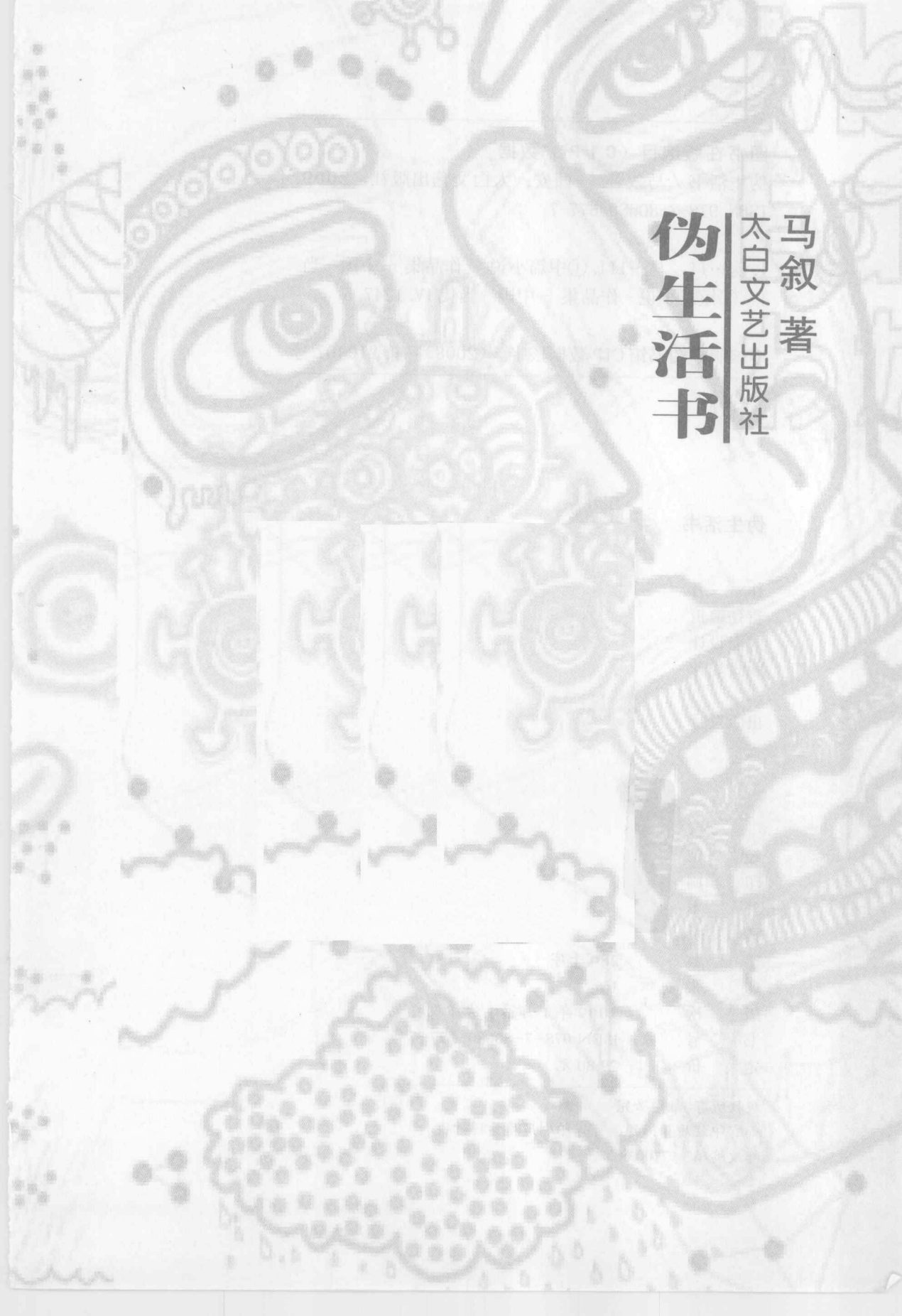




伪生活书

马叙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马叙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伪生活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伪生活书 / 马叙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680-677-7

I. 伪…II. 马…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0407 号

伪生活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翔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插	页	1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77-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38

目 录 CONTENTS

001-251

◇内生活书

伪经济书·····	1
海边书·····	35
安装技工陈高峰·····	64
旧工厂，新生活·····	91
结构相同的单元房·····	117
摇晃的夏天·····	142
重返南京·····	167
别人的生活·····	193
西水乡子虚乌有的人与事·····	218
马叙其人·····	242
从诗歌到小说·····	246
写在后面的话·····	250

◇马叙小说集

清晨醒来的陈布衣，已不见然烟的影子。但房间里仍处处残留着然烟气息的种种痕迹，凹陷的白色棉枕，堆在一起的睡衣，两只分得很开的拖鞋，三分之一杯的白开水，半个橘子。然烟早就对陈布衣说过，我终究会离开你的，不是在今天，就是在明天。但是然烟这话说了好几年了，也说了好几次了，然烟却一直与陈布衣同居着，平时两人共同打理公司事物，却又各自生活，每周二至三次在一起，很有规律也很有激情。

今天然烟是真的离开了，然烟留下了一张纸笺：

陈布衣，我说过，我终会离开你的，我俩这几年来的同居生活，没有杂质，没有波澜，但这不是我所要的生活，我今天离开你，就是要寻找另一种异质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存款数，但我知道你完全有能力给我一些资助，我的账号，工商银行1203192138002330，我已决定开一家文化传播、策划公司，但你拿多少都行，把它打到我的账号上，算是对我的资助吧。昨晚很好。黄然烟。

陈布衣看完然烟留下的信。回想着昨晚两人之间的事，感觉到然烟的躯体有几分与以往不同的兴奋，这兴奋是由告别一具陈旧肉体的感觉所引起的。是的，自己这具三十五岁的肉体确已陈旧不堪了，虽然身体的欲望与能力仍然旺盛，虽然与然烟仍然很和谐。但毕竟好几年了，几年来的太有规律的同居生活确实让自己这具肉体迅速地陈旧下去。这陈旧，也包括然烟的三十一岁的肉体。然烟太清楚陈布衣的肉体了，左脚比右脚长一公分，右肩稍高，左小腿肚一根弯曲的青筋暴凸。有时然烟会很喜欢这具肉体，有时又会很厌恶这具肉体。也正是在然烟的交替的喜欢与厌恶中，使得这具肉体迅速地陈旧下去。

尽管这样，陈布衣还仍然感受着昨晚的事。但随着陈布衣的起

床，洗涮，这种感受正迅速地淡漠下去，到陈布衣穿好外套时，它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了。

陈布衣接着开始了自己一天的正常生活，去公司看一下二十名员工的情绪，了解昨天一天的工作，布置一下必须做的事。

陈布衣到达公司时，朋友拉瓦已经早在那里等他差不多一个小时了。陈布衣与拉瓦平时并不常遇见，拉瓦也开着一家公司，但效益与陈布衣的公司差了许多，这样拉瓦富余的时间就比陈布衣多许多。陈布衣对拉瓦说，你知道么，然烟今天上午走了，离开我了。拉瓦听了并不吃惊，拉瓦说，我曾说过，然烟迟早要走的，然烟是一个不错的女人，正因为不错，所以迟早要走的。陈布衣说，是啊，走了我倒一身轻了，我总觉得平时自己挺虚伪，只有面对肉体才回到真实上来。拉瓦说，然烟已经走了，你还在这里感慨什么。

拉瓦接着把话题转到自己的现状上来。拉瓦说，你知道么，我的公司已快不行了，马上就将倒闭。陈布衣听拉瓦这么一说，吃了一惊，平时只知道拉瓦的公司不怎么景气，但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倒闭了。陈布衣说，倒闭也好，这样你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来了。拉瓦吼了一声，陈布衣，你幸灾乐祸！拉瓦这么一说，陈布衣也跳起来，用手指着拉瓦的鼻尖说，狗生的拉瓦，你我又不是同行，我干嘛幸灾乐祸！我自己也巴不得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呢！拉瓦说，正常的生活是什么？难道就是吃喝玩乐么？难道就是什么也不做么？陈布衣说，总之不是像你我现在的这种生活。陈布衣与拉瓦的争论以无结果结束。

拉瓦走了后，陈布衣回想了一下自己公司近来的情况，这个季度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合起来的总数并不乐观。说穿了，已有开始走下坡路的趋势，这并不是自己不努力，也并不是员工不努力，而是第三波房地产市场的下跌影响到了公司的业绩。陈布衣想，这个城市就如一个女人的肉体，颓废的同时又充满着盲目的激情，而有时，这欲望被关闭在体内，在内部冲突、损耗，有着自戕的倾向。这座城市，除了房地产之外，还到处充斥着电器业、低压开关、矿灯、熔断器、软启动器、自动断路器、开关柜体。陈布衣想，然烟正是与这座城市相对应的一个女人，她的身体充满着暗示、紊乱、激情和冲突。有时然烟拼命释放自己的欲望，但这欲望同时又在然烟肉体的内部冲突。每当这时，然烟几乎是痛苦、快乐、迷惘、纵情、回返的结合体。而这时的陈布衣，也成为一魔鬼般的存在，不仅仅是两个人的身体的结合，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鬼魂，尖锐、虚无、顽强、空洞。有次恰逢一项城市新政策出台，明显地影响到了公司

的业务，使得公司的业务操作凭空增加数倍的难度。在这一天夜里，陈布衣在与然烟一起时，这种鬼魂又开始附身了。在剧烈地进行中，陈布衣被无穷无尽地吞噬着、汲取着，陈布衣在这过程中，听到杯子的碎裂声、风的呼啸声、物体的撞击声，以及巨大的空洞与虚无。陈布衣觉得这种情况只发生在自己与然烟之间，它应是唯一的。现在然烟已经离去，自己会不会因此而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游魂呢？

这时，一位客户走进陈布衣的办公室，要求公司重做整个策划文案。这位客户把原先的文案狠狠地贬了一通，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求加进企业的许多东西，陈布衣叫来了策划部经理，并很愉快地告诉客户说，你的想法很好，“以人为本”等内容提得极有价值，等后天就给做好送到你们那里，保证让你们老总满意。打发走了这个客户，陈布衣又进入了无奈的情绪之中。陈布衣在心里狠狠地骂道，妈的，什么“以人为本”！这些企业知道自由、生命、选择么？狗屁的企业文化！接着马上又在心里骂自己，妈的，狗娘养的陈布衣！骂完之后，陈布衣慢慢地回到了平静之中。

下午陈布衣从银行里取出五十万元钱打到了然烟的工商银行账号上。心想，然烟的公司即使能办起来，也会很快就倒闭的，拉瓦的公司已将完了，自己的公司已开始走下坡路了，然烟能做得起来么？

这时陈布衣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打来的，父亲从乡下赶到这座城市来看望他。

陈布衣把父亲接到公司休息。但父亲很不习惯待在公司里闲坐。一坐到公司里，父亲就显出了莫名的烦躁。

陈布衣看到父亲这样，就很快地把父亲带到一个小酒馆。陈布衣每次都要把来这座城市看望自己的老父亲带到小酒馆里喝老酒，不管是上午、下午、白天、黑夜，陈布衣都要把他带去喝老酒。

陈布衣看到坐在酒馆小桌子前的父亲，心里充满着复杂的感慨。

在小酒馆的父亲开始数落这座城市和陈布衣。父亲说，布衣啊，你看你的生活有什么好，我以前也在这座城市生活过，以前多好，车少、人少，刑事案件也少，大家都没有利益之争，社会风气也很高尚。这话陈布衣已听了许多遍了。

陈布衣说，爸，这里现在真的到处充斥着妓女、骗子、小偷。但

是无论如何，这座城市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那座城市了，就是有一百个毛主席，也回不去过去的那座城市了。

父亲赞同陈布衣的这种说法。父亲说，我知道这个道理，但你不要与这座城市一起变坏，我希望你永远是我眼中的儿子。

每当父亲说这话时，陈布衣都会沉默不语。父亲总是希望陈布衣既要比自己有出息，又要永远是自己投在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影子，父亲的心里永远喧响着过去时代那些慷慨激昂的诱人的口号。父亲对陈布衣说，这个城市现在灯红酒绿，你不要去嫖妓，不要去偷情，不要去算计别人，不要把公司开得太大了，你看我，一辈子过来，堂堂正正做人做事。

陈布衣觉得，小酒馆的气氛越来越适合父亲的存在，尽管小酒馆的另一张桌子上有两个三十多岁的姿色已褪的妓女在吃喝，但她们的吃喝不妨碍父亲在这个小酒馆里的存在。父亲只有在这种小酒馆里才能更好地回想这座城市的过去。小桌子上的盐水花生、小鱼干、咸猪手、乌贼干，都共同促使着父亲回到那座过去的城市。陈布衣看着父亲，不知道父亲在过去精力旺盛的年代里欲望是怎么得到满足的，因为父亲曾经对陈布衣透露过，母亲自结婚以来一直冷淡，父亲与母亲间的夫妻生活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

看着另一张桌子上吃喝的两个妓女，陈布衣更加觉得这个小酒馆充满着一种性暗示，这暗示是对中老年人而言的，但父亲不可能觉察得到这种性暗示，这种性暗示由这座城市的现在的中老年生活者来发现和感受。在陈布衣父亲继续喝着酒的过程中，又进来了三位同样的妓女，她们一落座，就撩起裙子看着陈布衣的父亲。而陈布衣的父亲依然不知。陈布衣知道，一本正经的父亲在她们的眼里仅仅是一个赤裸的老年性对象，她们会怎样评判父亲？她们会想象父亲的身体能力，短暂的时间，腰包里的钱。她们不知道自己俩的父子关系，她们关注父亲多于关注自己。

陈布衣想让父亲感受一下这里的性暗示，但又没有顺理成章的办法让父亲能感受得到。

这时，父亲问到陈布衣公司的情况，陈布衣如实说，现在业务很难做。揽业务时，得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父亲听了陈布衣的话很生气，说，你是让我失望的人。你已经被这座城市给带坏了，熏坏了，大不了不开公司，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父亲说话的声音很高，这时陈布衣看到边上的那两个妓女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她们正在不断地把父亲性符号化。她们接着在窃窃私语，低声交谈，并时不时地朝父亲看。陈布衣知道她们在做老年男人之间的对比，因

为陈布衣父亲看上去六十多岁，筋骨硬朗，而且气质不错，在她们的眼里肯定要比另一些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老年男人要强许多。

在陈布衣观察着妓女的时候，小酒馆里又进来了一个与陈布衣父亲年龄差不多的退休干部模样的人，他很快地坐到了两个妓女的那张桌子前，很快地，那里传来了声音压低了的讨价还价声，价格从一百开始最后压低到四十，然后老干部点了一点酒菜三人吃了起来。陈布衣想，要是父亲退休后不回老家，一直待在这座城市，父亲会不会也慢慢地像这个老干部一样呢？会不会也会像这个老干部一样现在已经坐在了两个早已失去姿色的妓女中间呢？陈布衣觉得这样想是对父亲的不敬，但是陈布衣没法不这样想。

陈布衣与父亲从酒馆里出来时，陈布衣终于忍不住对父亲说，爸，你知道么，刚才我们在酒馆里喝酒时，里面就坐着好几个妓女。陈布衣父亲听到陈布衣说这话，顿时面红耳赤，破口大骂，好你个陈布衣！你这个狗生的，怎么不早说！我再也不到这里看你了！我再也不到这座城市里来了！

陈布衣想，要是父亲与别的一些老干部一样，退休后到中小企业兼个职赚些兼职工资，有了钱，观念就会有变化，就会也像刚才的那个退休干部一样，找个妓女过个一夜两夜也很正常。但是今天开始父亲已是这座城市的彻底的敌人，在父亲的眼里，大酒店、KTV、高档、低档宾馆，包括原来最喜欢去的小酒馆，包括他的最重要的儿子，这些都已成了他的敌人。陈布衣后悔不该对父亲说实话。这样一来，父亲肯定不会再来这座城市了。

陈布衣想起这座城市，想起自己做的业务，想起然烟，想起年老的父亲，突然心中有些黯然。

三

拉瓦的公司已经真的倒闭。市场上熔断器价格被一个集团公司压得比成本价还低，他已到了回天无力的状况。货源积压，加之质量不如集团公司的产品，很快就倒了下来，最后连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厂房的租金也付不起，仓库中的积压都抵了租金还不够。

拉瓦原来是赤条条起家，大学毕业后瞎混了两年，用家里的四间五层楼房抵押贷款办起公司，然后就逐渐地把产值做到上千万。而当年产值十多亿的集团公司瞄准同类产品时，他的倒闭就成为必然的了，但还是想不到一个月内就彻底倒闭破产了。

拉瓦终于回到原先赤条条的状态上来了。

陈布衣找到拉瓦时，拉瓦正在蒙头睡大觉，拉瓦说，这就好了，昨晚跟一个小姐在一起，我的身体都虚脱了。陈布衣说，拉瓦，你怎么能这样一蹶不振呢？你做过熔断器，也有丰富的公司经验。拉瓦说，还做个鸟，我什么也不做了，我要天天与小姐玩！陈布衣说，你看你，你以为你真的很操蛋么？告诉你，你在这些事上你只能算这个。陈布衣伸出一个小指头，在拉瓦面前晃了晃。拉瓦终于不说话了。

陈布衣上前一把掀开了拉瓦的被子，拉瓦的身体赤裸着。陈布衣说，你知道么，以前然烟就曾提起过你。拉瓦说，你别说然烟，然烟是你的事，她与我无关。陈布衣说，可是然烟已经走了，她正在办文化传播公司，我看只有你可以帮她的忙。拉瓦从床上赤身裸体地跳起来，高声说，陈布衣，你想把我往她那里推，这绝对不可能，我是不会去的！陈布衣说，你想哪儿了，我不想让然烟失败，她肯定也不会要我帮，只有你去帮她做起来，让她有成就感。

拉瓦慢慢地平静下来，说，为了你陈布衣，我可以去试试，能成功则最好，我自己也会有成就感。拉瓦这么一说，陈布衣就很高兴。陈布衣还说了前些时候父亲过来到小酒馆的事。陈布衣说，我们都成了他的敌人。拉瓦说，你想想看，你父亲只有这样，才会有活头，只要不太绝望。陈布衣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父亲的存在是我的另一面，只有它能让我感觉到自己与这个城市的状况，也只有它能让我感到不安。拉瓦说，陈布衣，你说得太沉重了，什么叫不安？我只知道我要活下去，活出快感来，其余对我都是狗屁！陈布衣说，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感觉，你爱怎么倒腾，那是你的事。

这时，拉瓦房子外面传来了高声叫骂的声音。陈布衣说，他们在骂你，怎么回事？拉瓦苦笑了一下说，是几个员工，他们要回家了，我还欠他们一万多块工资。他们每隔两天就要来骂上一场。陈布衣说，你不是说过日子要过出快感么？这样的日子能有快感么？拉瓦生气地说，陈布衣！你狗生的，在这时还提什么生活的快感，是朋友你就要帮我渡过这一关！

陈布衣没说话，拉开门，走到外面，对着那几个拉瓦公司的员工说，你们愿不愿意到我的公司做事，我是拉瓦的朋友，要是愿意到我的公司做事，拉瓦欠你们的工资由我的公司来负责。陈布衣这样一说，大家都停止了吵嚷，静了下来，陈布衣知道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处理方法。陈布衣分了名片给拉瓦公司的几个员工，你们都自报一下家门，你们在拉瓦公司里都是什么职位？他们都自报了原

公司的职位，一共四个，陈布衣根据自己公司的需要点了其中三个。余下的一个陈布衣答应代还欠薪，但不解决工作。余下的那个就说，要就都要，要么都不要。他又转向另三个说，大家都不要去了，伙计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但是那三个并没有响应那一个拒绝去陈布衣公司的人的提议。三个中的一个说，只要安排工作，解决欠薪，我们是很高兴的。然后对余下的那个员工说，你也不要再吵了，拿了工资就先回家吧。余下的那个员工一听就不再说什么。

陈布衣把三个员工带回自己的公司去。

在去公司的路上，其中的一个说，拉瓦整天不管自己公司的事，没日没夜地泡小姐，公司就是被他这样搞垮的。陈布衣说，拉瓦我难道不知道吗？他是我的要好朋友，一个公司老板泡小姐不是很正常么，你们看看哪个集团公司的老板不泡小姐？他们的业务不是越做越大么？三个人知道陈布衣是彻底向着拉瓦的，为拉瓦辩护的，就不再说什么。

陈布衣知道，拉瓦那段时间确实像他的员工所说的那样，拉瓦泡的其实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不是小姐。拉瓦也跟陈布衣说起过她，拉瓦很迷恋她的身体。与拉瓦上过床的女人，再也没有秘密可言，拉瓦会在要好朋友间一边赞美她们的时候，一边把最隐秘的部分都炫耀出来。拉瓦在赞美电视台记者的时候，也一样地从她的外貌、行为，一直赞美到她的最隐秘的部分。陈布衣知道，这个电视台记者其实是很看重拉瓦的。但拉瓦公司的倒闭与拉瓦自己的不作为肯定有关，而拉瓦的不作为，正与这个女记者有着很大关联。陈布衣估计，随着拉瓦公司的倒闭，女记者也肯定离开拉瓦了，尽管女记者也很看重拉瓦本人，但没有了经济支持的拉瓦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陈布衣安排了三个新员工的工作，坐下来想，公司得再找一个女副总，这女副总要漂亮、能干。陈布衣想到了拉瓦的那个电视台女记者，要是能让她过来，则公司的业务方面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起色。这得先说服拉瓦，再让拉瓦说服她。但对自己说服拉瓦，陈布衣心里没有把握。如果说服不了拉瓦，则这事就毫无希望。

陈布衣又想起了然烟，然烟对公司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日子，然烟离去，自己的思路混乱了许多。陈布衣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思路这些日子没能够与市场的变化同步，至少落后了三分之一拍或者半拍。陈布衣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公司将会很快衰落下去，这样的结果就是步拉瓦的后尘。陈布衣一直有个庸俗的比喻，公司如果是男性的，市场就是女性的，这个女性是远远地展开着自

己的肉体，充满着肉感的诱惑。但是作为男性的公司，要到达市场这具女性肉体的跟前，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在众多的公司中，如何超越对手到达市场中间，这不是一般的思路能够胜任的，尤其是发生相当交杂的深层关系时，这个公司才会有所作为，才会能在这个时代立足。现在的问题是，陈布衣已经感觉到了自己这个公司的阳气不足，开始已被许多别的对手所超越。

四

陈布衣虽然说服了拉瓦，但拉瓦没有说服女记者。女记者对陈布衣公司的事不屑一顾，也提不起任何兴趣。但女记者推荐了一个日报社的同行女记者，日报社的女记者名字叫欧阳加尔，一个年轻也比较活跃的女人。欧阳加尔一直想独立办个公司，但苦于没有资本，长期来都只停留在口头计划上。当拉瓦把这个消息告诉陈布衣时，陈布衣表示可以接受。

陈布衣凭直觉，判断欧阳加尔是个能够担当得起公司重大事务的一个女性。根据拉瓦转达他前女友对欧阳加尔的描述，给了陈布衣一个先入为主的不错的印象。人虽未见到，但感觉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陈布衣提醒自己，这不是选秀，而是网罗一个对公司有大好处的人才。陈布衣为了去掉存在自我心中的欲念的成分，陈布衣决定在欧阳加尔见到自己之前先去做一件事。

陈布衣开车来到东方海湾娱乐城，泊好车，进入客房。客房的布置带有浓重的色情意味，墙上几幅半裸的马来女人大幅照片，柜子上的巨大的很干净的绸花猛一看似女阴的样子。一来到这个空间，陈布衣的欲望就被唤起了。陈布衣放了满满一浴缸的热水，把自己扔到热水中狠狠地泡了起来。陈布衣平时很少来这些地方，只有偶尔陪客户时来一下，也只是把一切安排妥当付过费之后自己就走了。今天是独自一人来这里，而且目的很明确。陈布衣算了一下，然烟离开已经近两个月了。这两个月中，自己的欲望也似乎被然烟带走了，突然地低沉下来，几乎进入了休眠状态。正如然烟所感觉的那样，这具肉体在这时显然是陈旧的、腐朽的。陈布衣不是拉瓦，换了拉瓦的话，会随时随地地叫小姐发泄。但陈布衣的性欲随着然烟的离去而突然消沉下去。现在陈布衣泡在热水中，卫生间里水雾弥漫，沉睡在陈布衣肉体深处的欲望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很快地，卫生间里的电话响了，问客人要不要小姐服务，陈布衣说要这里最性

感、最靓丽的小姐。等陈布衣从浴缸里出来的时候，门铃已经被按响了。门一开，进来一个不错的小姐。高挑、性感，很甜的样子。

这过程很快，很直接，也很简单。几分钟就结束了，也没有陈布衣原来想象的持久，很快就终止了。完事后的小姐接过陈布衣递过的五百元钱塞进屁股兜里头也不回地消失了。躺在床上的陈布衣想不到在这种场所做性事会这样索然无味。陈布衣开始讨厌这里的种种的色情暗示，讨厌这里的暧昧的色情意味。陈布衣的心境与刚来这里时有着巨大的反差，简直可以说开始与结果是一落千丈，这过程来得毫无情趣，令人反胃。高挑小姐的表情、语言、动作完全被职业化了，原有的性感、甜蜜其实也早被抽空了。同样地，陈布衣在刚才的过程中，也同样地被小姐的职业化而职业化了，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所有的男人都是无区别的，都应该快速地完成，都应该在完成后再快速地拿出钞票。但是，无论如何，陈布衣终于在沉静了两个月后的性欲得到暂时的释放和宣泄。

陈布衣离开东方海湾时，有了一点点迷惘的感觉。仍然回想着刚才令人反胃的性事。陈布衣想不到一些人竟长时间地对这种性事如此热衷，如此津津有味。

陈布衣回到公司时，看到拉瓦正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喝着茶等自己。拉瓦说，等了你半天了，手机也不通，是不是做好事去了？陈布衣如实说，去了一趟东方海湾。拉瓦笑了起来狗生的陈布衣，你也有今天啊！陈布衣也笑了说，我也后悔去东方海湾呢，索然无味。拉瓦又笑，陈布衣啊，你是把这太当回事了，我知道，你是把这事当作仪式来做，所以你会极度失望和索然无味。陈布衣说，也许你说得对，反正我对整个过程反胃。

拉瓦说，欧阳加尔与你见面了么？陈布衣说，还没。陈布衣本想说去东方海湾就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见欧阳加尔，但陈布衣终究还是没说。拉瓦劝陈布衣早点约欧阳加尔见面，因为欧阳加尔已经答应到陈布衣这边来做事。陈布衣让拉瓦通知电视台女记者下午把欧阳加尔约出来一起喝茶。拉瓦说，可以，尽快把这事定下来。

下午，陈布衣来到蓝山咖啡，很快地拉瓦与他的前女友及欧阳加尔都来了。拉瓦介绍了双方。陈布衣对欧阳加尔的第一个印象很好。在交谈之中，欧阳加尔透露出愉快加盟陈布衣公司的意愿。在日报社欧阳加尔已当了五年的记者，现在是社会部的主任，但欧阳加尔说自己在这种半官方机构待得极其无味。谈话间，欧阳加尔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和自我评价既持肯定同时又持否定的评判。还说了一句，这种机构早就半官僚化了，自己在那长时间待着，至今已待

得索然无味。陈布衣听到索然无味这个词，心里想到了上午自己在东方海湾的事。欧阳加尔的索然无味，自己的索然无味，虽然指向的事物截然不同，但陈布衣觉得归根结底是一种心境的袒露，是同一种心境使然。索然无味，陈布衣想，这说明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是对的。欧阳加尔也因此给陈布衣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

回到住处的陈布衣，接到一个手机来电，是然烟打来的。然烟说，已在信用卡上查询到了你打过来的五十万，也不说感谢的话了，但这五十万对我是派上了大用场，这样就有了第一笔注册资金。然烟又说，我相信我的公司一切都会做起来，我不想太顺利，但我有大信心。陈布衣说，我不对你作判断，我现在的状况已没有以前好，你带走了我的许多感觉。然烟说，我要是走得越晚，带走的感觉肯定会越多，但现在不说这种无谓的话题了。现在是我做我的，你走你的。陈布衣说，知道你不想再多说，你现在有新的空间，我祝福你。然烟说，你又来了，你总是想扮演上帝的角色。说完然烟就挂了电话。

接下来，陈布衣长时间地沉默。然烟一句你总是想扮演上帝让陈布衣沉默。陈布衣知道，然烟对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

陈布衣已开始对自己持怀疑态度了。陈布衣开始怀疑自己的做派，怀疑自己的姿态，怀疑自己肉体 and 内心。沉静下来的陈布衣从自己的肉体开始，一点一点地逆着方向检索自己。

五

欧阳加尔的到来，给公司带来了新的气息。

欧阳加尔首先把自己的办公室布置得引人注目，她的方式与然烟的截然不同。

也恰在这时，公司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高速公路公司路政队透露，新来的分管副市长已放出话来，要把全市所辖高速两边的大型路牌广告架全部收回再加价拍卖。那么公司现在已经在经营着的路牌广告都要被收回，即使给点补偿费也会有有限得很。陈布衣草草计算了一笔账，这一变动将使公司在未来的三年内损失二千多万业务，若这一变动得到实施，陈布衣的公司将会成为拉瓦第二，彻底地、迅速地垮掉并倒闭！

陈布衣对欧阳加尔说，你看，你一来就遇到这件事。欧阳加尔说，这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设法请副市长吃

一顿饭，把这事缓一缓，能拖到几时算几时，至少不要很快出台这项决定，余下的事慢慢地来做。陈布衣知道欧阳加尔能办好这件事。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处理这件事我可以反一下，作你的助理。欧阳加尔笑了一下说，你放心吧，我应该能处理好这件事的。

陈布衣看着欧阳加尔，从欧阳加尔的语气看出，知道欧阳加尔对这件事很有信心，也很有把握。欧阳加尔的这种女性类型，虽然不在自己喜欢的范围内，但在总体感觉上仍然不错。陈布衣觉得，有时女性的风采会与她所处的这个城市紧密地相关。若这个城市是经济落后的，那古典、含蓄会成为这个城市女性的主导风采，这种内秀的女性会让这个城市因此而更具旧式魅力；反之，若这个城市是发达的、快速发展的、文化正在新观念的碰撞之中的，那么，这个城市就需要外向型的、妩媚的、光芒四射的女性来作它的时代的注脚。也正是这种新型女性使得这座城市更加具有新时代的活力，让它能够蓬勃向上，让它显得强劲而有意味。欧阳加尔显然是属于后一种女性。三十多岁的欧阳加尔几乎具备了新型城市女性的几大主要特质，看上去外向、浪漫、充满活力，同时又有着几分妩媚和性感。

欧阳加尔曾与新来的副市长有着一面之交，彼此都不很熟悉。但陈布衣知道副市长肯定会注意所看到的欧阳加尔这个女人的。欧阳加尔叫了她另一个姐妹，开着车来到了与这座城市相邻的另一城市，选了风景区里一家五星级酒店，租了豪华游艇。然后给副市长打电话，邀请共赏美景。

事情很快有反馈，晚上陈布衣接到欧阳加尔的电话说事情进展很顺利，副市长也是性情中人，交往当中感觉都不错。当然，大型广告往后的事是只字不提的，等过些日子再约再提。

陈布衣再次想起了父亲。这些日子，陈布衣总是要时不时地想起父亲。陈布衣想，这可能是自己这段时间单身一人而父亲又在前次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强烈不满的缘故。父亲无论如何都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影子。父亲是极端的，在这一层面上，自己又是父亲的另一个极端的影子。但是自己又是父亲的敌人。自己是在扮演着这座城市的一个具有代表性阶层的角色，这个阶层即所谓的工商阶层，被知识界称为中产阶级。但陈布衣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是那种概念上的中产阶级。那种中产阶级应是有着较为雄厚的资本，生活稳定，举止优雅的一个群体。就这三点，自己都没有对应上。其实陈布衣内心是厌恶这个群体的。

现在陈布衣担心的是然烟的公司。前次拉瓦来时，曾说然烟的

公司已经注册，并开始运作。而且拉瓦也已经加盟然烟的公司。有次拉瓦打电话来说，然烟是性情中的女人，自己这种性格与然烟是比较难以相处的。拉瓦的言下之意，有抽身走人的意思。

陈布衣说，拉瓦，你不要太显个性了，然烟毕竟是个女人，她需要有你这样的有经验的人来扶助。拉瓦说，我也一直在想，至少还得待在她的公司里一段时间，让她能够顺利开展起来后再走。陈布衣说，这就对了，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尽管与我说，我来解决。拉瓦说，这我看就不必了，你也不要处处像护小鸡一样护着然烟，她毕竟已经独立了，她也许要的就是独立。陈布衣想，拉瓦说的对，然烟之所以离开自己，其实就是独立出去寻找另一种异质生活。陈布衣对拉瓦是放心的，觉得拉瓦已经不可能不在乎然烟的公司了，既然拉瓦已经把然烟公司的事放在心上了，然烟的公司就能看到希望了。

陈布衣回来后，给然烟打电话，说，然烟，听拉瓦说，你现在的公司已经开始真正地启动，而且前景不错。然烟说，你不要在乎我的公司，我的公司现在与你已经毫不相干，我也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注意我的事。陈布衣放下电话，想，然烟确实如拉瓦所说的那样了。

六

欧阳加尔的到来，使得陈布衣公司的事务有了新的处理风格。公司的员工也喜欢围着欧阳加尔的周围转。以前然烟在公司是随意的，而欧阳加尔在公司则活跃中带有明确的目标。

这些日子，陈布衣恢复中断了许多年的日记写作。这一天，陈布衣记下了如下文字：

然烟已经真正地远去了。她的影子也正在渐渐地淡下去。当然，室内空间也还留存着她的薄薄的气息，仍然能够清晰地想起那天清晨的情形，凹陷的棉枕、堆在一起的睡衣、两只分得很开的拖鞋、三分之一杯白开水、半个橘子。不知这些东西是否无可替代。欧阳加尔的风格对公司非常有利，但仍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喜欢的风格是什么？自己也确定不了。

陈布衣的房间已经与然烟在的时候明显地乱了许多，甚至是脏乱。内部的东西毫无条理可言。尽管然烟已经离开两个多月了，但陈布衣觉得自己仍然在面对着她，而现在则又多了一个面对的女人